

从“镜屋”到“三相”

从伦敦桥地铁站出来，穿过热闹的博罗市场，很快就走到泰晤士河边。这一段是我喜欢的伦敦河景，能看到塔桥、圣保罗，还有碎片大厦对讲机大楼小黄瓜建筑等新风物。平时，每隔几周就会到这里来一次，与朋友约会、看展。走过一段伦敦老城墙，经过莎士比亚环球剧场，过了千禧年步行桥，就是泰特现代美术馆。

这天下午，首先去看的，是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的“无限镜屋”。主展的是她的两件作品：“无限镜屋：满载生命灿烂”和“无限镜屋：悲伤水晶吊灯”，辅展的是她其他作品的照片及视频。

因为“镜屋”限制人数及停留时间，作品的入口处排着蜿蜒长队。在我们前面的一对男女，穿着紧身黑皮衣裤，头发漆黑、一身哥特装扮。自然而然聊起来，得知他们来自墨西哥，女人激动地说她爱死了草间弥生，已经重复排队进入“镜屋”十多次，要这样继续到美术馆关门。虽然早就看过“镜屋”照片，

但进去后还是为之震撼，如同跨进神秘博士的电话厅，门后是无限大。那些错落的红蓝绿橙的各色小灯，在无穷无尽中闪烁，真实与虚幻之间不再有界限，只有漫漫银河宇宙苍穹……

出了镜厅，往下一层，就是“一个共同的世界：当代非洲摄影展”，汇集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三十六位艺术家的摄影、视频、设置。介绍中说展览借鉴喀麦隆哲学家 Achille Mbembe 的思想，以非洲为视点来看全球，想象一个更有希望的“共同的世界”。Achille（阿希尔）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南非，那时与他一家经常见面。约堡常常停电，保安警报系统无法工作。在夜夜停电的日子里，阿希尔说他每晚睡觉前，都会把家里的现金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摆在饭桌上，然后给可能入室抢劫的人留一张纸条：“请随意自取，留我

家人活命。”不知为何，这是他留给我的最深印象。

泰特美术馆六点闭馆，离开时又遇到那对墨西哥男女，他们如同见到老朋友，听说我们要去朋友画展的开幕式，就结伴同往。来到离泰特几步之遥的河岸美术馆，“三相-何为民、刘洪志、王春杰纸上作品展”的展厅里已经非常热闹了。

何为民、刘洪志、王春杰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哈尔滨学习艺术时结为好友，现都享誉海内外。他们分别在伦敦、北京及上海居住并生活，何为民是木版教育信托的理事，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。

“三相”是个佛教概念：无常相、苦相和我相。展览有六十四幅水墨纸上作品，三位艺术家的经验视角不同，风格迥异，但他们的水墨作品都经过长期的淬炼，探索人类生存的境遇，关注当代社会现实，传达内在的情感和精神挣扎。刘洪志的书法或是横扫纸面的淡色晕染，或是犀利遒劲的流畅线条，他的大型肖像带着疲惫和无奈。王春

他们的水墨作品都经过长期淬炼，探索人类生存的境遇，关注当代社会现实。

杰画笔下的人物凄凉孤寂，充满焦虑，是对转瞬即逝的日常生活的窥视，柔和的线条和温润的墨痕又让观众对这些人物充满同情。何为民“生肖系列”是强烈的色彩与怪异的线条的交织，庞大、凶悍、疯狂、怪诞、原始图腾符号散发着咆哮的能量。他的“窒息系列”我早就在牛津大学的展览上看过，这些作品为纪念几年前窒息而死的越南移民而作，扭曲的人体充满了黑色的惊惧、恐怖和悲伤，他通过水墨的点、线、印痕和晕染让画面充满多层次的肌理，批判社会的同时，也表达了对这些向往美好生活而丧生的移民们的敬意。

那对墨西哥男女在“窒息”系列前久久停留，最后与我们拥抱道别，已如多年老友。女人说，从“镜屋”到“三相”，这让他们在英国的最后一天十全十美。☞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